

刘江波 著

信仰的追问



人民
大学
出版社

刘江波 著

信仰的追问



NLIC2970924125



人
民
大
学
出
版
社

责任编辑:侯俊智 汪逸

装帧设计:高灵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信仰的追问/刘江波著. -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3.9

ISBN 978-7-01-012399-8

I. ①信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革命传统教育-中国-通俗读物
IV. ①B642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78205号

信仰的追问

XINYANG DE ZHUIWEN

刘江波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)

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: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:5.125

字数:89千字

ISBN 978-7-01-012399-8 定价:18.00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:(010)65250042

序 言：一曲充满激情和充满感召的号音

金一南

江波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人。

几年前在中央党校作学术报告，结束后她直接走上台与我交流，激动且健谈，留下的名片上面写着“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”。

女强人。

这是江波给我的第一印象。

又过了很长时间，她告诉我发来一篇文章。白天工作忙碌，晚上大家都休息了我才上网下载。是一篇短文：《人在岔路口》。使我深夜感慨。

我的回复如下：

信仰的追问

“江波你好，最近出差多，今晚算能安安心心坐在计算机前，把你的文章看完。写得真好，感情真，感情深，感动人。我没有想到长年作为一个既是行政的也是业务的领导，能够把文章写成这样，能够这样清晰地描述自己的心迹，很简单！要我指正，也不一一细说了，发去一个附件，你看看，对诛杀袁、王的复杂过程会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。那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，复杂到甚至很难用谁好、谁坏、谁正、谁歪、谁优、谁劣来描述与定论。都是参与者，又都是受制者。都是杀戮者，又都是牺牲者。都信仰纯真的主义，又都掺和有个人杂念。都力图实现脱胎换骨般超越，又都在潜移默化中悄悄回归。中国革命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。其中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不曾包括。如同一个巨幅油画，如果贴近看其细部，可能笔触是零乱的，可能色彩是斑驳的，可能视点 is 肮脏的。但你后退几步，获得一段空间和距离，你会发现它的惊人之恢宏与难忘之壮阔。所以我们不怕细部的真实，不回避这样的零乱、斑驳甚至肮脏。因为命中注定，中国共产党人要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与关头，用自己党人的血肉，奠定中华民族的凤凰涅槃。”

江波给了我第二印象：有思想。

后来听说，江波越写越多。

序言：一曲充满激情和充满感召的号音

再后来听说江波要出书了。

再再后来，江波要我写序。

这篇序言一拖再拖。

她的书被卡在这里。

因为我不知道从哪里切入。

直到最近出差在飞机上翻阅杂志，翻到一篇《寻找号兵》的文章，作者的署名小到几乎看不见，看完文章回过头来是谁写的，才发现大标题下那小小的三个字：“刘江波”。

那一阵悠远绵长、穿越战火硝烟的号音，使我一下子找到了给江波写序的感觉。

我当场记下这份刊物：《东方航空》杂志，2013年6月出版，总第二四八期。

可能因为长期当兵服役、生活在军营的缘故，起床号、集合号、出操号、开饭号、熄灯号早已融入内心和骨髓，特别是号音高扬的冲锋号，就如江波笔下所言：“号兵用军号迸发满腔忠诚，令每一名士兵热血沸腾”。

我就是这样一名士兵。

那个年代，部队待遇很差，连队生活很差，官兵们的营养也很差。团里每年举行“五一”运动会，为了完成单杠、双杠、木马这些高强度的项目，我们夜晚经常到连队菜地里悄

信仰的追问

悄拔些菠菜，用水煮煮然后大口吃掉“补充营养”。即使这样，只要紧急集合号音一响，所有人就像打足气的皮球那样从床上蹦起来，在心脏狂跳、热血奔涌之中以最快速度打好背包、抄起武器，飞一样直奔集合地点。即便平时最懒散、最满不在乎的人，此时此刻也要奋力争先。

那种号音，属于精神的震撼，来自灵魂的提醒。

一把军号，几乎可以说就是军队的象征、军人的象征、胜利的象征。甚至成为一支特定军队之特定形象的象征。

1997年在美国国防大学学习，发现美国军人对中国军号的印象也极其深刻。他们这一印象来自朝鲜战场——中美两军曾经在此迎头相撞。那是一场装备差异极大的战争：陆海空军全部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，对阵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人民志愿军。当时美军无线电通信可一直到达排和班，已经没有号兵这一编制。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无线电电台刚刚装备到营，营以下通信依然靠军号、哨子等传统手段。美军的攻势几乎都发生在白天，因为能够清晰地审视目标，能够获得航空兵火力的大力支援。志愿军则将攻势放在夜晚——主要为了避开绝对优势的美军空中火力。几十年时间过去，当年到过朝鲜战场的美国军官，撰写回忆录经常忆及这一幕：月圆之夜，突然响起“尖利刺耳的哨子声”和“撕心裂肺的军号

序言：一曲充满激情和充满感召的号音

声”——志愿军发起排山倒海般的冲锋。这些美国军人退役多年，中国军队的军号声一直回响在他们耳畔，陪伴他们走到军事生涯的终点、甚至生命的终点。

在这里，军号化为一支劣势装备军队坚韧顽强、奋勇冲杀、不惧牺牲的英勇写照。

这是我心目中的号音。

江波在寻找号兵。

她是号兵的女儿。

战场上最容易牺牲的，一是旗手，二是号兵。为了让更多士兵看见旗帜、听见号音，旗手和号兵都必须站在最高处。

这是胜利的需求。

但战场枪林弹雨。

号手九死一生。号音由一位又一位号手接着吹下去。

“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，为了无法被毁灭的一脉基因，更为了不能不继续吸收的精神钙质，我宁愿在欣赏中体味，在记忆中继续追寻远去的号兵，权当以似曾相同的宝物对前辈们致以崇高的敬礼。”

我明白此话的深刻含意。

江波的父亲——红六军团的老号手——已经不在。江波本人现在也退休了。今天全力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国人民解

信仰的追问

放军，也取消了号兵。但那阵时而悠远绵长、时而慷慨激越的号音，依然在她心头不息地回响。

世间有些东西是可以消逝的，如：财富和生命。

世间还有些东西会永远留存，如：精神与信仰。

江波接过了他父亲的军号。

我分明听见了她的吹奏。

虽然号音带有一些试探，也并不那么纯熟老道，但充满激情，充满感召。

有信仰，且不移。

江波给了我第三印象。

2013年7月13日，北京红山口

目 录

1 金一南 / 序言：一曲充满激情和充满感召的号音

1 天堂门口的瞬间

经过无数次痛苦的追忆和思考，终于恍然大悟，那五个歪歪扭扭的黑疙瘩是典型的革命语言“共产党万岁”。父亲对曾经给予他生命尊严和人生价值的共产党充满感恩之心，希望共产党万年永续。

12 人在岔路口

人，不可以没有信仰。没有信仰的人，永远无法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。越是苦难，越是艰险，越需要信仰的力量。

信仰的追问

30 追星

我一次又一次地追寻我的父母所追慕的郭化若，是因为他所获得的人生价值。他用深湛的学识把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精髓诠释得那么气势，那么壮观，那么富于感性。他用生命创造的奇迹足以树碑勒铭、彪炳史册。

42 刺青

刺青不鲜见，然而，唐凯身上的刺青似乎有一种非凡的魔力，以致老人家已经过世多年，刺青的故事依旧引来史学家的反复考证，文学家的一路追捧。

以天下之大，人，该有多么渺小，一块刺青更加微不足道。然而，它见证了世纪更替，见证了时代轮转，它承载了誓愿，承载了信仰，所以，这块刺青很大，很重。它是共产党人信仰的印记。

53 假如你是——彭湃、陈树湘、三个女红军

南来北往的读者啊，假如你是他们，你会怎么做？

68 九天九夜

父亲的九天九夜与旅游无关，与时尚无关。它是生命的延续，信仰的坚守，更是刻骨铭心的感恩。

81 父亲的渡口

民心即天道，老百姓绝不能得罪。

而今，我们要把“红军说话不高声”镌刻在心里，是因为

不能懈怠，真的不能。

89 寻找号兵

那是红四团各级建制的几十名号兵。当他们齐刷刷站在铁索桥头昂首举号时，人们听到了一首气势恢宏的进行曲。这是世界上最美的交响乐，与奔涌呼啸的大渡涛音会合，绵延两个多小时而无一刻间断。

107 香巴拉的收尸人

久远的红军墓前香火不断，拜谒者络绎不绝。显然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人们依旧没有忘记红军。

119 跨越时代的行走

而今，当我们行走在香格里拉的长征路上，把探寻生命意义的锄头深深地刨下去，我们惊诧不已地发现，那些衰败荒疏，貌似已无生命的地方突然蹦出了一个又一个鲜活动人的故事。这些故事有着钻石般的璀璨，它告诉我们，这种坚持实事求是的高贵灵魂，敢闯敢干、敢于担当的品质，就是再跨越多少个时代，我们也离不开。

129 与人民抱成团

爱人民——红军之魂，共产党人的信仰之魂。

如今，时代变了，风景变了，人心也变了。可是，人性没有变，天道没有变，老百姓与生俱来的辨别力也没有变。人为本，民为本。一个人，一支队伍，如果不与人民抱成团，准完蛋。

信仰的追问

140 纳帕海随想

信仰，这个最讲不清楚，也最不容置疑的问题，让他们不停地思考。他们的思想之根像纳帕海的小草，用稚嫩的绿叶向上拥抱阳光，同时用根拼命地往下延伸，直到抓住草地深处厚厚的泥土。

149 后记

天堂门口的瞬间

2006年1月，解放军总医院。我与重病的老父亲之间曾断断续续进行了一场“病榻对话”。在撰写本文之际，我仔细将它们整理出来与读者分享。

我：爸爸，您在养病，可您的大脑好像并没有休息，您在想什么？

父亲：我在想，去马克思那儿报到的时候该说些什么？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昨晚我梦见老太太了。

（我的母亲在世的时候，和我父亲之间以“老头子”“老太太”相称。每逢地球上发生什么事情，母亲总爱拿根黄瓜充作话筒递到父亲跟前说：“老头子，有啥想法？给俺说说。”她那浓浓的胶东口音，一本正经做采访状的表情，常常让父亲笑得落

信仰的追问

泪。)

我：这次妈妈向您采访些什么？

父亲：信仰。

我：好大的题目，您怎么回答？

父亲：那还用说？我信仰共产主义。

我：始终有人说，共产主义是一种强加于人的宣传。

父亲：这主义，那主义，共产主义也有存在的权利啊。我们一代又一代为她奋斗，流了这么多血，死了这么多人，才有了国家的统一，才建立了新中国。难道我们搞错啦？现在一说共产主义就说是我们不让人家讲话，依我看，是那些不喜欢共产主义的人不让别人讲话哟！

我：始终有人说，你们这一代人是愚忠，是傻瓜。

父亲：把我们当成傻瓜、大傻瓜，是因为现在的人们还没有真正了解我们。这不怪别人，要怪就怪我们自己，没有把话讲明白。谁家小孩子不是摔着跟头长大？我们不能因为共产党小时候犯的错而否定她，排斥她。金无足赤、人无完人，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嘛。一个国家，一个党，一个人，都要有个底，没有底的文化，准完蛋！现在到处都在讲“全球化”，依我看，再怎么化也不能化掉中国的历史，不能化掉共产党的历史。这是一件大事，你们可要警惕哟！

我：好沉重的话题。

父亲：因为苦难很沉重，战争很沉重，长征中的苦难更是不堪回首。1934年9月，我们红六军团在贵州甘溪镇打了一场败仗，战损过半，倒下的人重重叠叠摞在一起，那是我心里永远的痛啊！正是因为经历了战争，我们这些老家伙才更加渴望你们这一代不再有战争，不再有长征。有时我也在想，如果长征中没有坚持与动摇，没有忠诚与背叛，没有勇敢与怯懦，这个长征还值得后来人纪念吗？

我：长征的确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东西。

父亲：我是战争的幸存者，应该给后人留下些什么？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。说一千道一万，最应当留下的还是要懂得报答，报答共产党，报答老百姓。如果有人问我，共产党给了你什么好处？我要大声地说，共产党给了我生命，跟着共产党走，我才活到今天。

父亲说得没错。他在长征期间曾三次负伤，每一次都命悬一线。

第一次负伤是在贵州的甘溪镇。

1934年酷夏之际，中央红军屡战不利，被兵力和装备都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挤压到闽赣边境。中革军委认为，打破第五

信仰的追问

次“围剿”的希望已经彻底破灭，决定退出中央根据地。同时命令萧克领导的红六军团突围（后称“西征”），到湖南中部发展，以期建立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（后恢复为原番号“红二军团”）的可靠联系，打下江西、四川两个苏区相联结的基础。

8月初，红六军团9700余人由江西遂川出发，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导。周恩来后来将此次西征称为“一是探路，二是调敌”。也有一些党史学家秉笔直书，坚持认为红六军团的西征才是主力红军万里长征的起始。

这是红六军团最艰苦的一年。

这支从山谷里打出来的工农武装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，两次离开湘赣苏区远征，先是北上，继而西进。既无后方依托，又无物资补给。论装备，只有步枪、大刀和少量水机关枪，子弹是“苏区制造”，打上一两枪就拉不开栓；论机动力，是赤脚穿草鞋，完全靠两条腿行军打仗，而且每天都面临着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堵。两次远征期间攀越的高山，跋涉的大河，经历的军事行动不计其数。我的父亲后来每每提起，都说是“不堪回首，吃尽了苦头”。

9月，红六军团在贵州石阡甘溪镇遭遇桂军，被截为三段，陷入湘、桂、黔三省国民党军队24个团的包围之中。红六军团三部分队伍各自在崇山峻岭中顽强抵抗。